

1 变卖家产 只为求一张船票

1949年1月27日，农历腊月初九。

这一天，上海的十六铺码头像往常一样人头攒动，挤满了争先恐后要登船的旅客。下午四点，一艘名叫太平轮的客船就要起航了，它的目的地是台湾基隆。

拥挤的人群中，有国立音乐学院的院长吴伯超，他要去台湾准备学院的搬迁事宜，同时与早已在台湾住下的妻女会合；有上海的议员陆淑影，她的女儿黄似兰先一步被送到了台湾，正等待着妈妈的到来；有举家南迁的辽宁省主席徐箴一家；还有不知名的中央银行小职员，打算为妻小去台湾打前站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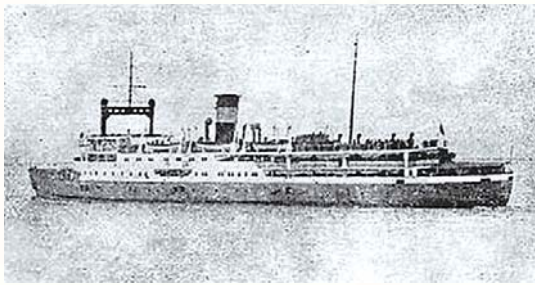
太平轮，本是一艘货船，战争中供美军用来运送货物。上海的中联公司花7000美金把它租下来，从1948年7月开始，用作运送军民的客

2 很快，船沉入海底 灯也灭了

死神到来其实是有征兆的。在幸存者的供词中，这条轮船超载、超速，关了灯偷抄近道。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除夕夜，船员们喝得酩酊，二副和三副交班时甚至出现了空当。1月27日夜间11时45分，无人值守的太平轮在舟山群岛的白节山海域，与迎面而来的建元轮相撞。

太平轮并未立刻下沉，甚至救起了建元轮的船员。船长拒绝了过路船的应援，船员也未做任何救援准备。船头掉转，船长打算在最近的海滩登陆。

可是上天并没有给他机会，在离岸边只剩3分钟的时候，灭顶之灾倏然而至。海水急速灌进船舱，一声爆炸，前舱整个沉没，十分钟后，



太平轮史料照片。



1949年2月1日《大公报》对太平轮事件所作的报道。



太平轮失事后部分幸存者合影。



2010年，两岸合祭太平轮活动中，生还者叶伦明(中)远眺白节山。

上了船，就是一生

本报记者 魏新丽

3 永不团圆的年夜饭

在除夕前一天的午夜，太平轮永远地沉寂在舟山群岛的海底。那时海峡彼岸的亲人们，犹在睡梦中做着合家团圆的美梦，在他们的期盼中，第二天将有一顿喜庆的年夜饭。他们不知道亲人已不在人世，第二天等到的，将是一生都无法抹去的伤痛。

1949年1月28日，旧历年的大年三十。清晨，常子春一大早就来到基隆的码头，等船到岸。他是北京的玉器商人，元宝斋的老板，人称“翡翠巨子”。1947年，看到时局动荡不安，他去台湾开了永嘉斋分号，事业稳定后，便打算将全家迁至台湾。年末，他托三弟照顾着妻小，带着全部财产乘太平轮来台。这一天，本是他们一家打算在台湾开始新生活的日子，为此，他还约了一些好友共进晚餐。可是等等等去，等到的却是妻儿家小十一人与全部家产坠海的噩耗。

4 生还者的另一种伤痛

“大灾之后，天下太平，这是古人的智慧，影片所处的时代虽然动荡，但未尝不是太平的开始。”吴宇森说。狂风暴雨之后总有风平浪静的日子，可是那刻骨铭心的伤痛，并不会随着时间而变淡。张典雅开始采访太平轮事件的幸存者，她想搞清楚当时船上到底发生了什么。结果有人抗拒，有人愤怒，有人答应了采访又转身拒绝。这样一段悲惨往事，谁又能云淡风轻地回忆？

失去母亲的黄似兰，被张典雅称作“失落的公主”。母亲遇难后，她先是在台湾的姨妈家生活，过着苦命的日子，白日做家务，晚上要去照顾表妹，洗尿片，睡在客厅走廊，被姨丈打骂，在院子里罚跪，尿布洗不干净，甚至被姨妈塞进嘴里。后来，她回到了大陆，跟着外公外婆生活，可是因为母亲的身份，文革时她被打成反动派，叛国投敌的头号公敌，穿着裙子在地上匍匐。

“无穷无尽的苦难在等着我。”黄似兰曾如此诉说。她还记得在登船去台湾的时候，妈妈亲了亲她的脸，叮嘱道：“天冷，裤子不要脱。”这是母女俩最后的告别，是妈妈对她说的最后一句话，像这样来自长辈的温暖与关怀，在她以后的人生中，再也感受不到了。

这场海难，改变了的不只黄似兰的人生。李昌钰说父亲的去世改变了他的一生。他的父亲李浩民本是富商，遇难后家境中落，他连双新鞋子都买不起。《时与潮》的总编辑邓莲莲遇难后，他的

在吴宇森拍电影之前，大多数人不知道太平轮。此前，除了《寻找太平轮》和《惊涛太平轮》两部纪录片之外，以太平轮为原型的影视文学作品寥寥无几。高忠泰写了一本名为《太平轮》的小说，白先勇在《满记日记》里提及了太平轮事件，仅此而已。

因为战乱，太平轮沉没后，很快就被历史遗忘了。直到2005年，张典雅来到上海市档案馆，才启开了这段历史。档案馆里关于太平轮的资料，1949年后就再未开启过。

浙江海洋学院教授陈玲在2009年写过一篇论文，研究太平轮与两岸关系。她说在此之前，根本就没有人研究过这段历史。“台湾研究者比较少碰触国共内战，太平轮只是大迁移中的小事情，不会引起足够关注。”

2010年5月25日，张典雅在舟山白节山海域组织了太平轮的海祭，两位幸存者王兆兰和叶明伦来了，遇难者的亲属也来了。

船，往返于上海与基隆之间。战时用船是易消耗品，所以太平轮的设计略显单薄，本也不打算长期使用。“坐在上面时前后左右都在摇晃。”曾经乘坐太平轮去台湾的孙十八回忆说。

可是在那个年代，这样的船被当成了主力。在炮火连天的年月里，能有一艘船就不错了，哪还管得了那么多。孙十八说，仅仅半年时间内，太平轮就在上海和基隆间奔波了三十五次。

1949年是个慌乱的年份。辽沈、平津、淮海三大战役之后，解放军从江北打到了江南，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，国民党政府开始向台湾转移，民众也大批向台湾“逃亡”，这是跨越大江大海的一次百万人的大迁徙。据记载，当时进出基隆港的轮船最多时一天达55艘。而太平轮，只是这次大迁徙中一艘略显单薄的普通轮船。

整条船向左侧沉入海中。

幸存者形容当时的情景，是“哗的一声都倒了进去，人都倒到海里去”。李述文在《太平轮遇难脱险记初稿》里写道：“目睹一片人头，既各式木板，四足朝天方桌，行李卷等，随波浮动，人声嘈杂：‘妈呀’，‘救命’，‘阿弥陀佛’，‘耶稣救我’，一片惨叫声，此情此景，惨不忍睹，惨不忍闻。”

周边的渔民听到海上发出很大的声响，灯都亮起来了，呼喊声回荡在海面上。但是很快，船全部沉入海底，灯也灭了。“海上一片漆黑，对面不见人，即开始最多之生死挣扎。”李述民写道，“风大浪高，十足骇人，沧海孤板，随浪浮沉。”

先后有上万人乘坐着太平轮到了台湾，开始新的生活。在人们的描述中，那里四季如春，物产丰饶，没有战乱和流亡，生活安逸得让人艳羡：“二两到四两银子就能顶二十个榻榻米的房子。”

因此，许多人变卖家产，求得一张船票，带着一家老小，登上南去的客轮。当时，太平轮已经一票难求，一张船票价格150万法币，在黑市被炒到了300万法币。电影里章子怡饰演的于真只能通过当妓女攒钱登船。

而即使有钱也不一定买到船票，吴伯超就是在码头上恰好碰到了船上的三副，才得以上船。那么多人，在十六铺码头徘徊着，寻觅着，想着运气，托关系弄张船票，仿佛挤上这条名为太平的船，便可真正太平。

在那个寒冷的冬夜里，还活着的人在冰冷海水中沉浮。幸存者徐志浩落水后看到一只大木箱，上面已经坐着四五个人，他挣扎着游过去，快要到这时却被他们一脚重重踢到海水深处；有人拿出手枪，抢来命用的浮水；有人划着小艇，不顾同伴的请求，一个人远去了。

但也有让人落泪的温情，徐志浩看到，“一个母亲用手紧紧抱着她四个儿女，而四个孩子也紧紧地拥抱着他们唯一的最后的保护者”。只是这五个人都没活下来。

而幸存者叶明伦自己上了木桶后，就开始寻找其他幸存者，有人伸出手来，他就尽量拉住他们的手，摸到那人的脚，尽力抓住，有人漂过来了，他就尽量摸摸是否有呼吸。他带着十几个人一起在海里漂浮。

一切都乱哄哄的。1949年1月27日当天，一共只发售了508张票，但船舱里挤了1000多名旅客。还有各种物资：中央银行的银元和债券，政府机关的文件、报社的印刷机器、富商的玉器珠宝，甚至还有陈果夫的一辆别克汽车。

有人将太平轮比喻为东方的泰坦尼克号，其实，太平轮并非享乐的豪华游轮，里面货压货，人挤人，即使头等舱也潮湿简陋，“空气里尽是腐朽酸臭的气味”，更别提上面的乘客，几乎人人揣着一段背井离乡的混乱故事。

原定上午开船，但又被临时加塞了600吨钢材，直到下午四点，满载着千名旅客和各类物资的太平轮，才左摇右晃地驶出了黄浦江口，在暮色中开向未知的海面。

因为判断失误而致沉船的船长，虽然活了下来，却选择了跳海自杀，因为“无脸见人”。

直到五六个小时之后，一艘从日本来的澳洲轮船才将幸存者救起。最后1000多人，只生还36人。

在当时混乱的局势下，随后的救援工作也开展得一团糟。有人说渔民也救起了十来个人，但是并无确切数字。很多遇难者家属至今不知道亲人的去向。两个月后，甚至有乘客的浮尸漂流至日本，在长崎被渔民捞获。这名头等舱的死者叫袁家艺，是袁世凯的孙子。

“所有消息都是听说，当时局势大乱，大乱。”吴伯超的女儿吴漪曼说。家属们甚至自己雇船、雇飞机去失事海面搜寻，但大多一无所获。

历史揭秘

太平轮并非“黄金船”

本报记者 魏新丽

太平轮海难之后，坊间一直有传言，称国民党利用太平轮秘密押运黄金，而其遇难也与船内黄金过重有关。那么，太平轮到底是不是“黄金船”呢？

当时太平轮沉没后，海面上散落着许多行李物品，周边的渔民前去打捞，曾捞出大量珠宝首饰，因此有人推测太平轮上珍宝无数。

同年二月三日，上海《大公报》发文称，中央银行六位行员押货到台湾；同月十七日，该报再度重提，船上有银元、金条，导致船身失去平衡。

就这样，有关太平轮暗藏千吨黄金的传言流传开来。

不过，如果仔细分析，渔民在太平轮失事海域打捞出珠宝一事，并不足为奇，毕竟当时上船的都是达官显贵，大多携带各种金银细软，北京最大玉器行“永宝斋”主人常子春的家产都在上面，失事后难免会有许多珍宝浮上海面。

长久以来，坊间也流传着太平轮是条运载国库黄金去台湾的“黄金船”，船上运载着近千吨黄金。

1949年1月，蒋介石命国民党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将库存黄金运往厦门和台湾，各大报纸纷纷报道国民党黄金外汇运出上海的消息。当时，开在台湾的飞机、船只成了运走黄金的可疑对象，太平轮自然不能幸免。

据《黄金档案：围困黄金运台一九四九年》书中陈述：作者父亲吴嵩庆将军，在一月十日，得到蒋介石的手令，把国库中的金银元、美钞移作军费，向台湾、厦门输送，黄金全是用军机运送，到台湾后，她在乡下务农，却依然“穿旗袍，做吐司、泡红茶”。她跟张典雅说，自己以前出门逛百货店，都有司机提货，张典雅觉得很奇怪，很难将母亲的司机与她喂鸡的樣子联系起来。

司马秀媛从此再未回过上海，她用过去的生活方式来纪念那段年轻的岁月。张典雅后来去上海，走进母亲曾呆过的学校中西女中，拍了照片。在台湾的司马秀媛看到照片后痛哭失声。张典雅问她想回去看看吗，她说：“不用了，怕难过。”

张典雅在书里写道，太平轮在秋日航行的时候，年轻人站在甲板上，唱着《夜上海》，目送着上海远去。

他们很多人从此再也未能回到故土。

然而即便这200箱金条确实存在，也只有十来吨重，远不是传言中的千吨黄金。

在国民党央行档案的明细清单里，太平轮上包括外国债券、政府公债、银行股票等等这些外汇的总价值，市值就高达五千万新台币，是当时库存黄金的1.5倍，有人猜测这就是太平轮被谣传有上千吨黄金的主要原因。

事发地湄潭县人竺才根说，对于太平轮，政府并未组织大规模的打捞，但是有一些非法打捞人员使用抓斗，进行破坏性打捞，“毁坏船身，然后用抓斗抓起来，主要是捞废铁。”在私人打捞中，也并没有黄金现世。

爱好者，2009年接触到太平轮事件后就开始收集当年的遗物，他在微信上展示了一些照片，据说有太平轮上的债券，还有一面只剩四个板子的木箱，说是从打捞人员那里高价买来的。

竺才根说这些东西主要是自己收藏用，以后有机会也可以捐给太平轮纪念馆。当被问到是否想把这些东西归还原主时，他说：“怎么找呀，那么多年了，谁来找啊，谁能找到啊！”

竺才根在探访中遇到过一个老渔民，给他讲了一段当年的片段，那时有遗物冲上岸来，人们在一个木箱子里翻到了一张全家福，大家觉得新鲜好奇，在岸边抢来抢去争着要看，结果这张照片一不小心就被风吹走了，吹落在茫茫大海中，再也找不到了。

多少个花好月圆的家庭，就像这张全家福，在乱世中烟消云散了。

浮云散，明月照人还，团圆美满今朝醉。希望那一个时代未能圆满的太平岁月，在这个时代里长存。